

直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子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堤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堤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字之以不墮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以文學世其家其爲縣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

以勉民作而除其菑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爲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災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爲其亦不可以無思而異時予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予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之闕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爲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寧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爲之隄防溝澮渠川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

丁寧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爲而其所謂能者務出奇爲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爲尤丁寧以急者吾不暇以爲吾曾爲之而曾不足以爲之萬有一人爲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嘻其可歎也夫爲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予良以其言爲然旣而聞君之爲其縣至則爲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旣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爲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豳詩以其父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豳之人帥其家人勦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旣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豳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旣隄北海七十畢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醜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遂因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籌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億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

敵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
音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
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
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敵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
音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
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
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函之吏
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
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三
記

鄞縣經遊記

遊褒禪山記

城陂縣興造記

慈溪縣學記

萬宗泉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撫州招仙觀記

石門亭記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揚州新園亭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硯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漱之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廬江臨史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竺山宿景德寺賀明與其長老瑞

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賀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華過五峯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丁丑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

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
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
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竊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
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梯火以入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息而欲出者曰
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
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
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
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
不得極天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
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火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

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
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
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
於什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
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
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
川王某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浮屠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為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礱石於庭而使未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致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

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
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
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失抵所以治天下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
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
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
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
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
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
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
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
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

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
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
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
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
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
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使者無變今
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
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
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
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
慎刑而易治而善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
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

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
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
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因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
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
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
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
土得沈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
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漸山麓之田旣甃善
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子遊予旣更淮南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
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
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官之雖然
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
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
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感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
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
力旣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
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
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
也非有苦身窘形難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
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
難而就其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
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郭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
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自明以醫
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
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
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
興之歲月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
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
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
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
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今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
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繫留之山中其石相望
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
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
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
憂平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
暴剥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
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

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
樂然者書不云乎子菴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
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
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
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
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
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
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仁之名而不奪
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
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
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
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
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
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
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
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
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
稱上施耶又况撫之爲州山耕而水蔣牧牛馬用虎
豹爲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
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爲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
賢豈能無勞於爲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

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吾所以樂爲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爲吾之不肖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客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於是酒酣客皆歡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閭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閭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以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蹠若踞若伏若羸而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示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閭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曰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閭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三丹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西而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白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

而守之者不可為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為言一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為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為高屋之大軸兩輪而棲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甘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閱壯靡品屢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公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出而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出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眾從余識其成於是乎書

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于身之所然或徇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持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以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竺之佛也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士多寬平而不忤實靜而無求不忤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邇之端新聞之懷瑾皆今之為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閒語

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廛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端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鏡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庖廡已又爲閣

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爲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墮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况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焉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翫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尉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
學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庠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
以偏議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
其圖之也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
而考之占府乾隅夷弗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
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
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
表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
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
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表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
繼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於嘉慶二年
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初宋公之政務不煩
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饒地瞰於公宮
之隙成公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
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
君者金石可數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
王某記

廬山又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
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有以觀空空
亦幻空空以觀亦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子
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子
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

日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睹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
注云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總牖之間者
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
尺陛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
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
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
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田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嘗
與予遊予之歸幸語其入之事而乞予文予不能
也夫用其師之說一動人者道士也予力願也

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序

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熙寧字說序

新秦集序

老杜詩後集序

靈谷詩序

送陳興之序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石仲卿字序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唐百家詩選序

善教方後序

送陳升之序

張刑部詩序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
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目其實董周官，惟道之
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定，其多寡有數，其進
歟有時，闕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

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
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真乎周官之書，蓋其因
習以崇之，庾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
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積而成寒暑，非一
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
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
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一訓而發之，之爲難
則又以此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登臚
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
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
冒自竭而志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

卷几十餘萬言上之 御府副在 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雋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

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疇恊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一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與我旣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庾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棧樸之作人以望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 聖志而成之也臣雖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雋實詞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 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

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之與榮焉然
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
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序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
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
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
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
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
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
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
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
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
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
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說不具又多舛而以余
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
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諫院
號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
而外甥開封府推官尚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
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公諱政字樂道世家新秦其
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

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其忠賻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公所爲文莊厲謹絜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字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字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榘榘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謫之觀咸附託

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趾君姓吳氏家於山陞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鬪翟之文章鞭撻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鐫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績非士人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秦之如臯簿其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

下之人亦不以練之今與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
可以進焉而一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
我又爲之悲所以慰其親察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
說而獨以悲六公之道不行焉

注李善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無終多與之初君眠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
試於劇而淪於里人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
委吏矣言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
高郵開夫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穴君言如
初色滋喜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
壘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吾乃瞭然反之此蒙所以
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與景藏采恬處
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讓謀今豈不壯古邪奚遂君
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
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
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
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
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聞人
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
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
以去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

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當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戲謔之善尚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昔不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

然仁而有餘於仁矣子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竣之六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子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悉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竣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竣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竣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子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揚劉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污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污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污者邪豈唯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

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欲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子觀今之世圓冠義如大裙檐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子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子如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正之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上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正之亦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子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子子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已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餘邑豪以爲謬莫肯命儒

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
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
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
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
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總李人也悱然感父母所
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
其親不數年遂能衰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
幸復誣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爲予言父母
之思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
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擯之以藝雖
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
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言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
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
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
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一丁言以歸爲父母壽其
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習治裝而歸予即書其
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五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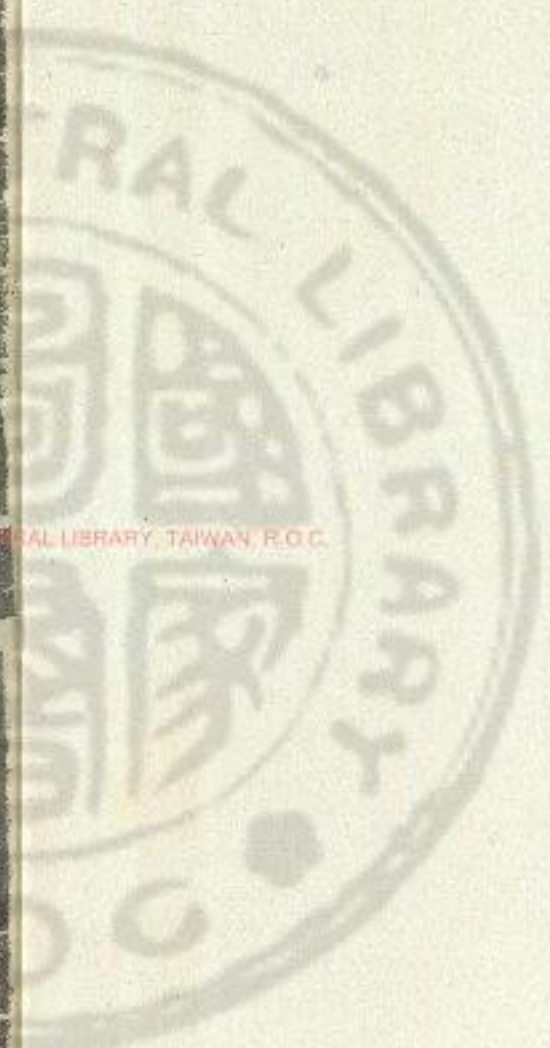
群牧司祭高公文

祭呂侍讀文

祭馬龍圖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蘇虞部文



祭李省副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馬玘大夫文

祭盛侍郎文

祭杜待制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刁景純學士文

祭韓欽聖學士文

祭沈文通文

祭社慶州祀文

祭曾魯公文

肅肅魯公爲時臣宗小大具宣以勤恭寔相累朝

何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祿神介之祉乃終有吉

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延符帝之十公榮在家

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商一公則無以以返其真

天子震悼遠及國人況如其原知最久西望涕頤以

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夫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茲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編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懷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後公之在與愈勇爲忠

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加加猶盜涵仁終老無邪
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澤澤田桑有喜或禮子制狂
敢萌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
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於虜不敢瀕以其餘威
走敵宇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
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晏眠更士委蛇上嘉曰材
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干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
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由入於朝主變於鄉自治具修
偷墮勉強彼閑不遂歸侍帝側半屏于外身屯道塞
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身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就計自公之貴厥庶逾空

和其色辭傲許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
弊涕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上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
孰埋于深孰錄乎厚其傳共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邦國之憂矧而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
涕哭馳辭以贊馨著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言家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上公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驚讖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穉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縷綰弔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詠疇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為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計速公門公一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寡故財無以祔祭又時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耶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全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焉謂且永年左右譖咨曷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

曷已其思為此薄物以將我悲

群牧司祭高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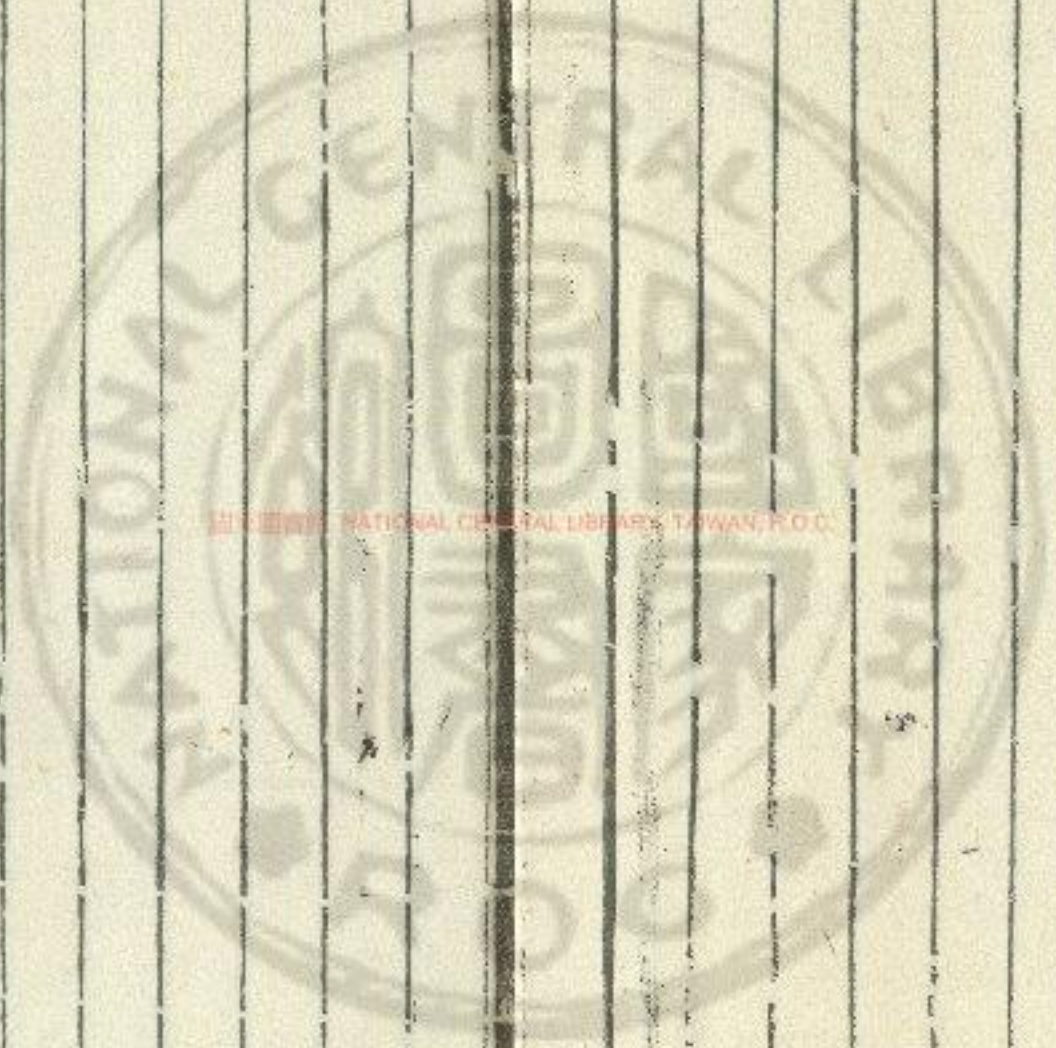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以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職駟駒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翻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賓周母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緒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為世臣焜耀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第僚於公之殯祇薦醪羞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嶢嶢始逢君之執鞞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澗迺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忽水送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釋衆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墮人之已矣行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物貴於時常以其少也矣子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
江落而東宇厚密牢一而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
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與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
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
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忘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
困厄窮屯又從躋之使以躋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
有繫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祖求請著君德
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醜羞

祭刁景純與士文

嗚呼刁公不忤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

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
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
嵐而出涕辭以侑乎醪也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委兮頭髮澤紛百家兮並涉
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矜寬恂恂兮莫逆出當
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紮白心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
誰嗇且盡觴兮醉哭攀壺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僚
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竟鬼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輝矣其榮有所不爲
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
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
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湏臾之壽悲傷歎息舉世
昏然豈特故人爲之流連馳哀一醉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
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具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
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
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冲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鐸文

祭虞靖之文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祭文

祭吳侍中冲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祭東向元道文

祭陳浚宣叔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刁博士鐸文

祭虞靖之文

祭北山元長老文

祭呂望之母烈太文

祭程相公琳文

祭秦國夫人文

祭鮑君永泰三文二

祈雨文

謝雨文

哀辭

李通叔哀辭

秦興令周孝正哀辭

祭吳侍中山卿文

嗚呼公命在西長我一時公先我出我後公萎中間

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臂處則
連接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
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
不疑我既憊耗何辭能為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八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所死有傳於後世苟能
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所負之深厚智識之高
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卓見於議論豪健俊
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
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

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嶮崎雖也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終以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縱以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工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出且猶爲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三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斯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外宰屬能撓彊屈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忮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疇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亦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歟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醴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腆之文旣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

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雉鷗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片形忘君於壽食我飲艷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閔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亡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爲己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
孰忤不強卒躓窮已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
胡是不福貴茲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
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
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
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
雖痛何爲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
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
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子
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

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因而
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安無悔無踰維子
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疆疆不苟其為公於
四方為鎮為屏惟良抑姦兩適寬猛自伯符父有極
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
無狀辱公等侔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
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手中開號大邦
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卓其行肇此明發

上用舊德情之懋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莫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際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已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愁而今恐意者今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今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今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今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

之貴陰陽吾職燭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
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職僚屬來
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
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
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
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
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
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
若影鑿然鄉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耔者悼心
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莫然納至
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粒而生民默而聲又
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體奔走歡呼請償其靈
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誥尚饗

李通叔哀辭 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
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
年二十八去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
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
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
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憂懼
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
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

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言愛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或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

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計既且疑且幸其不然入曾有江南之役遇閩人

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計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爲謀相翼以進兮相持以脩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高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子旣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隙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子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

兮溥漓固偷孰神不槩兮墮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秘于棺兮誰安于丘子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子生之愁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端兮亦及朋友去然
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藪藪兮其子榮榮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若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旣薨之明年 皇帝纂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
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
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兮溥漓固偷孰神不槩兮墮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
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遠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
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誰繼于棺兮誰安于丘子欲
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子生之愁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端兮亦及朋友去然
兮宜不富又曷爲兮不壽藪藪兮其子榮榮兮其妻
無廬與田兮哀若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六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七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旣薨之明年 皇帝纂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
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
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
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

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爲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爲賢己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 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真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

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母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宣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
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誦姦於利害多
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
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
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
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眞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
果收侍講林瑀者言 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
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卽爲公
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儻公奪其州人以爲宜
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時不暇言及今度

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
之利害客誠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
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
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曰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
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
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
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
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
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
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密赦遷文武位一等賜外

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救遷兩府官
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
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
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
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
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其得近公公疑為姦考問具
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吳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
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
所之備威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
國公因讀荒諸吏民為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
治殺之世所流河失商

倉庫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
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為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
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
者眾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黜南軍不
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
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來
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
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
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
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

以孝聞 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
鄭歸葬扶昇蒼然肩足皆胠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
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宗問易
之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泣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
河胡波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
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據德博多水死
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
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
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兼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
年以保平章節陝州大都督 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

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為治人安樂之它將
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
擾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
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
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
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
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
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
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

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
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
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
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
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
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
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
後 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
人賈氏自詎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
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
附寵祿光大始終哀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真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
有宰魏公帝曰詢尔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藝使歷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
中登闈治幽乃尹開封治民不絀乃丞御史督制度
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
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壩文條武鬯具獻膚
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
史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
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 勅改
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
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
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
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
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
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督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
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
定天下力戰有功嘗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

氏又徙處汝儀今開封

祥符也公諱某字子

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

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

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

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

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字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

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

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

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

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

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

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斂其腐
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
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
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
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
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
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
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
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
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
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

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汝苑
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
馬鈐轄 眞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
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
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
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息
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
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遺類 眞宗賜書
褒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
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
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
歲課而責之不巳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

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
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
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
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
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
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
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
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
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
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
公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
口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餉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

公始出師猶辭以
乃始出師猶辭以
備就 上聞手詔
移知定州又除
遂以檢校太保簽
公爲行宮都總管
許之專殺公部分
一人於是邊將言
公獨議使邊將移
得四年加宣徽北
丹已盟中國無爲
帛從容極言天下
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
丹已盟中國無爲
帛從容極言天下
帛從容極言天下

不可志戰去兵之意及它事

議其衆 眞宗多

言爲是七年除頤州防禦使

知潞州州之稅賦

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

州不過鄰州而已

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

尚都總管使中貴

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

以爲宣徽南院使

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

詔內朝別爲一班

二年疾病賜告求去

眞宗不許而數

人榜問又幸其第賜白

三千兩已而度公

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

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外鎮終不許居久之

間入謁 眞宗輒

候二人伺公至即

入因掖其拜起數

事常聽用三年又

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因辭

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

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

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子

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

年六十五 眞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

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

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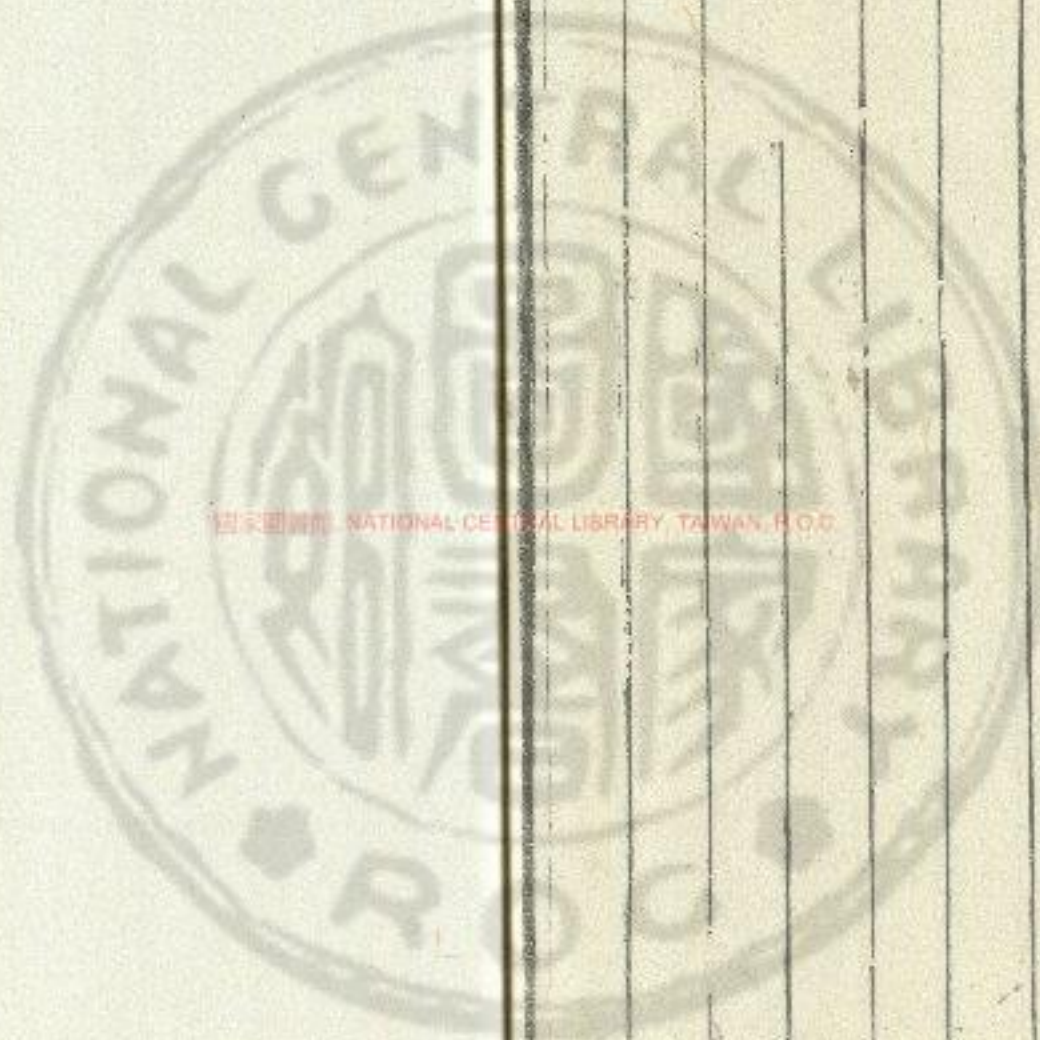
之美終內殿承制閣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

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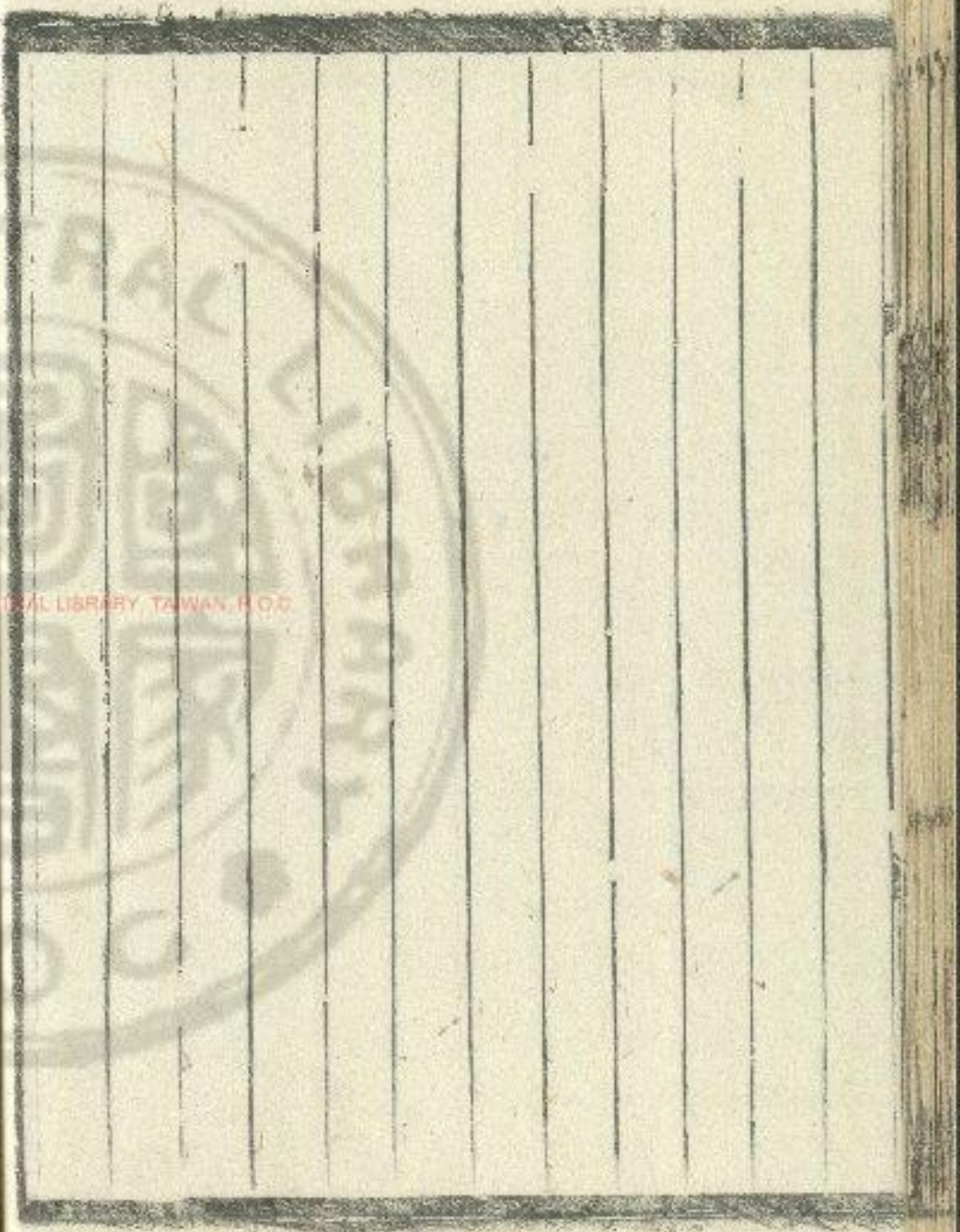
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

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

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
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眞宗之時暨暨譎譎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
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
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
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
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讓說不用是
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旣榮以位正或見醜公
於可顧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
云耆老有齊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
之隧道永矣其詒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八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神道碑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

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



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自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巖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阻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嘗命公帥其所領先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州刺史充河前忠佐馬步軍

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

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
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 天子悼慟爲之罷
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
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
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符縣黃溝鄉大
厓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筠皆不仕考諱蘊贈官至
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
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
經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梁
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
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帶以待輒數月常患世
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以通其術公弟常欲上

其子爲公子以取高蔭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家
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父矣顧未有所奈何歎
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
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
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
人畏愛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
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
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 天子而
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
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
以銘來請予問諫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
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 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額
額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
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
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越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
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 天子
帝咨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 帝聞而
嘉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 帝曰來爾子釐
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予
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為令尚書中書賜爵國公昨以
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
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為之辭誰能詩公流示
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
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
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
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
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鎬有福
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
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

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 天子以為知
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
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 帝視
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子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
颺言而起苟紆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
至疆勅還會棄靈州 帝察公藝可書 帝制相或
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巢窟西賊論將料敵皆如
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悟合陞與神者公尸黜之
倅州用獄一告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浙河就付
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
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志徙使于湖北悉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禪于襄登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
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 其輪煌煌金章厥賜

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璫諾公與俱會瑋
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
而誅自懷祖池再副戎車 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
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
糾獄刑有讎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閤直較
之銓衡乘傳臨井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
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紬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
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
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 帝悅而嚮
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

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勲爵第一
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
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
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
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
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
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之塋至十二
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神道蓋公昆弟皆從
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因序其實而製
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
諱高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
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
也左丞當 眞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
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
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
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
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
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大常寺
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
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貢外郎郎中司農光祿
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衛州

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處潭州
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
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
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徒凡任四十三
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
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
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
刑況今哉卽素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
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
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
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勇接境大木叢密中國又通沅

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
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遂
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
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
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隙
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
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
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
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
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
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
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

之賄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漏
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
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
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賄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
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宮以
往視其立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
歸裏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
厚因乞衛冢設公之碑首上爲勳容賜其首曰衷忠
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 既分司出園儼官屋以

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
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
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備大
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弈太常寺太祝女四人
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
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
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
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
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高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
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群秦貴顯者數世豈
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

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討以承聖人至漢太丘
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
魏公之出姓名碩實有公有鄉饋祀其室公則盛矣
天子所思繩繩維婦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
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
皇考在前時此銘詩爲告新科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群臣
朝者及其父母具官亦父具官其率德蹈義不躬榮
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鄉位所以勸
天下之爲人父者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萬遲留
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帥猶辭以
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林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
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
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奉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祭
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許總管
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車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
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以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
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遂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
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在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
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

雖安不可忘戰去其之意及它爭議甚衆 真宗多
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時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
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鄴州而已
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
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
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
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生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
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
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 文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
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伏以入因掖其拜起數
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

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
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
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
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
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
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
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
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
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
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
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
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

士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
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
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
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
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寬
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
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
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
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
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
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

外內肅離人不此嗟亦有二子維 天子使父曰往
矣致而臣身之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
恂以官就侍 天子之仁旣具祉福考終大耋追榮
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塔之墓上勒此
銘詩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

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九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

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爲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
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慶曆二
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
敗劉滄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
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
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繼唐和

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
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負外
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
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
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
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
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
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
負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
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緩
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

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二部
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爲州整齊
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
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
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
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
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
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
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
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驩心於鄉里大父
諱巨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嘗於
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

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通
邈迪适遺適嘗從子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
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
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
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
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縣
懷遠鄉上林村歆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
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
也縣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
步官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
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

危條變畫奇療毒既除骨熨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
夷維此膺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
家銘在墓前以告黔人孫氏之所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
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
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內侵
真宗狩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遮保裔以其屬出公
提少卒所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
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贈
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
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

以求追榮其父母 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
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
門衛大將軍逮 今上即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
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
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
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公幼而愿
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
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
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原武
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顯祖諱光父諱元起皆弗仕
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某
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

使葉今為右班殿直葉今為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聘周隱史啟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由
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祖伐之孰致子武
操戈以先所過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
唯義之濟閔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
我以吾功克稱無羞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浙荆湖南楚等路制置茶鹽礬
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

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
曾祖諱霽仕李氏於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
輔皆不仕公諱定字子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密

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茂州觀察推
官人饑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糶償之所採活甚
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
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漑諸縣田
多少有約李順為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
夜為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
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為均即不均約
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
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為能舉知黎
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
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
裏行成都王駿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鑄十得三

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駁議詘中貴人
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
勢賂橫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
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
正其獄 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
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
計度轉運使奏事稱 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鵬
鷺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去以鵝鶴代之宜州蠻爲
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
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
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出巴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
珪爭銀冶殺珪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珪有以

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以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
交州討殺珪者而邊遂定 仁宗曰邊吏奸生事蕭
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浙議鹽
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
浙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
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寬
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
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
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
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
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
乃銘曰

蕭氏食鄴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
與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
折獄禦戎有聲無譁祿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
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
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棐
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
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
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龍西郡太君蓋梁公

之後有兼暮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
寢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
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公少
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
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
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
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宋州
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
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
浙再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
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
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驍

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博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愠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為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耶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 遵道遵度遵禮遵慈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

初善為古文字義甚高嘗為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為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慈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為循吏內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患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紳道

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
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
故相張文節交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
縣尉群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
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為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
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為寇所居內黃
兵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為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
以除具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
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之以歸於是州及

轉運使為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
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 真宗東封改大常博士
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
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浙江隄壞不可治詔江
淮荆浙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
財力甚省而宇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
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為材且召除
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所收
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
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
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
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具

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
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
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百
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
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
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
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
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
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
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迹滬池終功浙河課文日治
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歸素琴未御虜殞遂歌
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北衛西南彼墳陂陀追秩榮矣
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倨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
於政事 眞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
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
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
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

眞宗以爲材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
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 眞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
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
明審無留事 眞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

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遂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穎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薨白衣數年遂知制

誥特為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公得聞者往往為公道之公亦慷慨為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阿丁晉公方盛為之訕節故為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為已進取未嘗問家人士產好讀書善為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為世所稱每書輒為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熙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為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為潞州鄒平人公曾祖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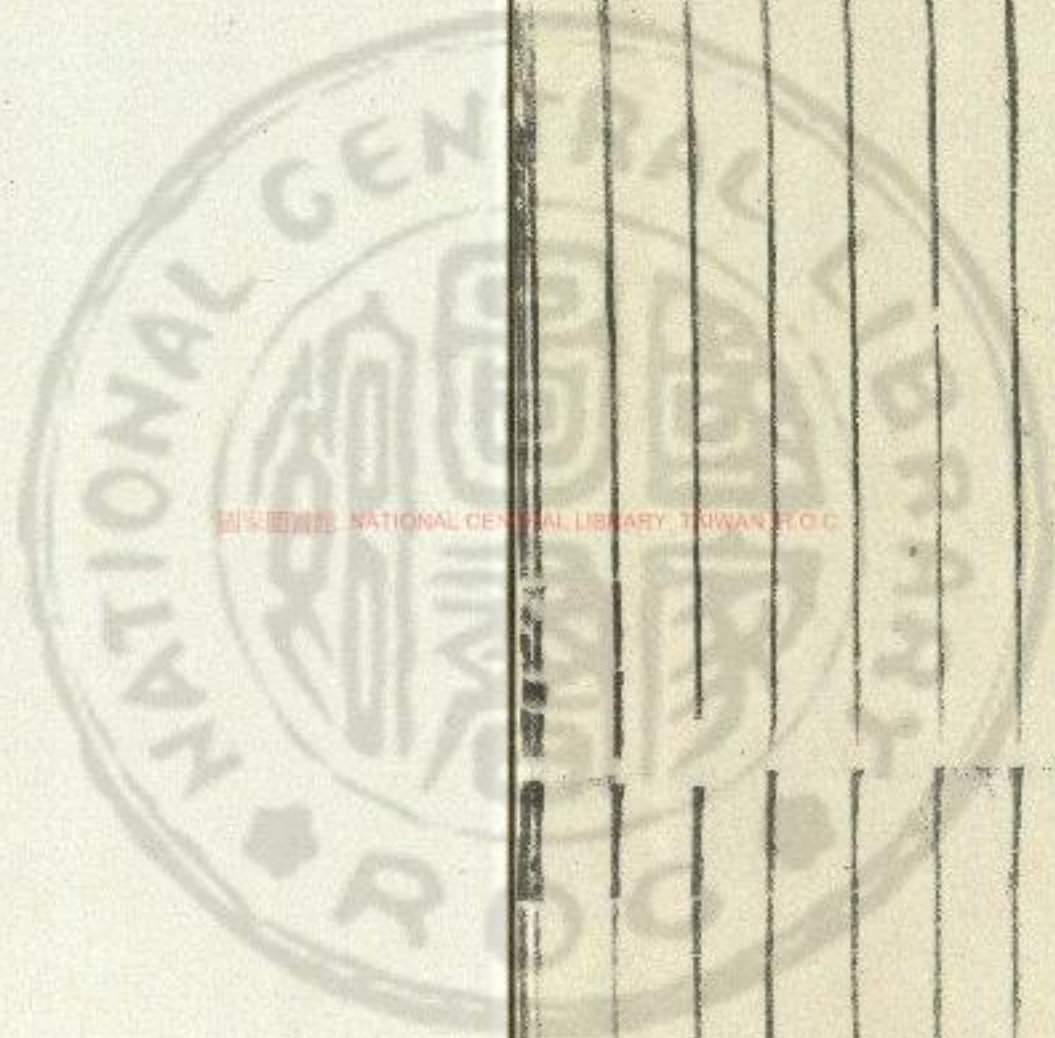
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任歷
御史終尚書都官負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
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
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為大理寺丞延護為太常
寺太祝延壽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延雋為大理
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
之北原而以王氏附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為尚書
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闕闕行治
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
延雋為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
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
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所以進而公之

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所

如此不為

群獻僕僕御于帝所出入百下將相文武有如
公左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
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
論造功每成無隳誰私黨國威福間上不豫乃
議乃遂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一州遂隕于腓美
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先生集卷第八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行狀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魯國公贈大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墓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建昌王君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

鄱陽李夫人墓表



外祖黃夫人墓表

韶州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高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祕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言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

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逆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酬上帝請罷內作諸音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

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虜陵歐陽公
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
入哭其室旋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
十人三從孤弟迭皆在而治衣掛纜二罍平居實然
貌不自持至其散言自守喬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
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
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
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宦官行事來曰願有
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
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

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眾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
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為寇當是
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年十九 太宗問大
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 太宗以知
渭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遺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
本官知渭州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
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虐使其
眾人多怨者公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
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
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
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
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

急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等遂拔
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
云就尚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
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
至死不敢窺邊大中祥符元年召還除西上閤門使
邢寧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閤
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
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
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
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還
四方館使初章埋驕於武延鹹泊撥臧掘強於平涼
公皆誅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八年遷莫州

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囁廝囉宗哥立遵始大邊
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
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邊不許而猶以爲保
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知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
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廝敦爲鄉導公即誘
樣丹捕廝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廝敦公遂奏以
爲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獻先是張吉知
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導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
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
邊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遵果悉衆號十萬寇三都
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
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吐臘鬼留等

諸羌囉遵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
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天禧三年召還除
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為鄜延路馬步
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
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
貶寇萊公即指公為黨改宣徽南院使出為環慶路
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為華
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
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
武軍節度使而復還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
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
以為真定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

節度使八年正月薨于位年五十八皇帝為罷朝
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公為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
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
如羗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
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羗百族以為上軍主假以勲階
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為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為弓箭
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若干畝出一
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重飲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
實所募皆為精兵在渭州取隴外籠干川築城置兵
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
干川為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為
便也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嗚呼囉聞公姓名即以

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
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
於兵事尤重慎即有邊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
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
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
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始娶潘氏馮翊
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
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大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
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
州當元昊叛時以某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
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俱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
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

使榮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諒諷東頭供奉官諒右
侍禁閣門祗候詣三班奉職諒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
蔣公邢公皆倜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
公當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
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
故今為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
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
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
為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
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為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

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絀公不列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二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邪名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鸞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爲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鸞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俱朝廷以爲

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忤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虞候散都頭八年遷散負內殿直都虞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虞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壕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成天子賜書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

都部署不行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死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閔太子宫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

以當大任 天子以中貴人趣公入院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兒音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與機密在上左右 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

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封本鎮賜手詔慰遣
而言曰皆洵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
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
或聞孔道明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
曰孔中丞豈害其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
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
愧其言曹人喜謂多盜佗曰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
無一人囚者數矣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
度使 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
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
喜曰六符聞公父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
熟豈非公仁政之功也公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常

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
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示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
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來奏事京師 天子使中貴
人諭公入覲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
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地聚兵幽薊
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
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崇勳使客問公所以
戰公曰吾患不仁不忠不威患不知不慮無功蓋見
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
明賞罰以激戰契丹使人來覲或以告勸公執殺公
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
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

博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輟一人而畢乃下令具
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
之震恐已而 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
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從
公知陳州過都 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
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 上恩赦誅徒內郡非有公
事當對者不敢見三年移益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
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
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遷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
師判鄭州過都 天子召見慰勞皇祐二年除集慶
軍節度使進封益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
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
尚爲四夷所憚而 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
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
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宜田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嘉祐九年進
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 天子爲之不得已
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群牧制
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
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 天子
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
太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
內人撫其諸子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

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温如也平生少玩好
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實殊
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
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
延渥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
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京頭供奉
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熙西京
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熙內殿崇班早卒次咸
英供備庫副使次咸熙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
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
士寇謹皆早卒孫七人澤淵皆內殿崇班閻門祗候
次左侍禁淇左班嚴直沱瀛左侍禁温

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价未仕公子
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
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大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
熙寧十年二月巳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
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
其義而已所不取也

而非彫斲以爲廉
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
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公爲
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
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

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
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
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
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已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
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
不得可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詒字正臣之行治伐
閱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請曰鄭氏故家
滎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
自善果至晁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
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君以景
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
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肥縣尉
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
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
不困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
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又遷祕書
省著作佐郎知南康君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
智高爲亂更多避匿即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塹集吏
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畧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
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緋衣銀魚
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君前夫
人張氏後失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湜也公次

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何贊朱介之其壻也
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
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齋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
如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
步里而未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介之於余
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
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
江東沂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某州人士大夫
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促能言其父之賢如
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斯君
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
如此故爲存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平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于先君
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
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
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
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
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
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
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
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
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沈子遂
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

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嬉戲未嘗
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
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
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為士友所知其行義
不博聞而獨為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為邑人
所記日月行矣不即論次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
屬子矣子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
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為之論次曰君諱某字某
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
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既濟者為尚書禮部員外郎生傳
師為尚書吏部侍郎贈史部尚書尚書生詢為潞州
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
國史昭義生丹為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罕江南李
氏時為饒州刺史饒州生廷頰為濠州軍事推官濠
州生承誨 大宋為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
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
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為池
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逆旅夫人
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為進士而季長則子
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
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王少則省窶事親
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

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
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
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
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為生四
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
中第為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
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
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
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
裏屯之原葬又矣無咎始求子文以表君墓當時無
咎奔台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
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
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
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
於鑿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
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
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
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
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
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
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
者諱某字其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

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饒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巽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太君之爲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已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爲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爲善也宜有子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

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
在新建其子之官寢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
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
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
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
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
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豆氏内外族甚大朝
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繼接卒夫人之世戚
疏愚良一無間言又喜書史曉女致往往引以輔導
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絜夫人之助夫人

賢寡言笑聲若不能出聲疾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
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
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愠也病且
瘳以薄葬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旣誌
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
歸闈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
以矣相蕩以侈疣然教矣自公卿大夫無字德豈或
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職
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
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
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清江人蓋亦已久矣曾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 眞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 仁宗即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今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選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宣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遠踵捕盜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饋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饋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又除韶州翁源縣今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遠漳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子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墓誌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

建安章君墓誌銘

王補之墓誌銘

員外張君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子契丹景德初契丹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

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沈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閑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言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大常丞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

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有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崔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教趣公公不得

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惑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見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

公所斷治而未嘗有誤歲天始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將論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安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 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

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
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
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
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
近功有所不言獨當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
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
公得閒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
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
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
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
多而事迹可記者上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
疾不能興上明慎駭敕中貴人太醫四視疾加煎

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
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
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
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
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
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
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
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間公之
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
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
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

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
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
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
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
自公攸始奮其華莖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
乃興佐時宰鉉調聊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任
貌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
俾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
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言永久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

勸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
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
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王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
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

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
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

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
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
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
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
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愆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秦五州留司南京而充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直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

實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過故人子思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筭鑿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彊所忌護諸所僻考終熙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為識諸編

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吊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允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

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
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
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
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
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
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
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
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
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
答言者謂爲不宜去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
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
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亡

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
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
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
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
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
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
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
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
亦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
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
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卬角未嘗從
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
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
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
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
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
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即位
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
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
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未幾授書崇文院

建安章君墓誌銘

特改著作郎秘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
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八月十七日不
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
國大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
子旒旌女婿葉濤處者四女壽有學行知名旒旌亦
皆疑疑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
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卽公爲宰相欲奏
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崑海之間以至
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
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懽心卒然

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
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
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
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爲以爭湏臾之欲故其所
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
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
畫奕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
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
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
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
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儒爲進士五女子
其長嫁長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壽早卒又娶其中女

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
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
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
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
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
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无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
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弃天台
縣令以與子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
康縣主簿會子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

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
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
居書唯與予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
利疚於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
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
申妻曾氏子綱緼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
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爲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涂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
於君爲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
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爲祖有二子生

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君以進士甲科守
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
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
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爲言者乃召試以爲祕閣
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年五十
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
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
監主簿蘇泌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
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君
與余善其能貧而不爲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
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盱竈新不屬而閤
門讀書自若又能爲吏當官有所守疑疑必得其意

然平居妄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滁山滁水兩間槃礴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蓄
以博厥聞我肖其滁以清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墳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秘書丞張君墓誌銘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郟郟亡去邑爲氏王莽亂
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



南豐故今爲南豐人可徒爲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
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
進士第一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
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
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
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
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鈞得匿
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
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譬於
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劾之
以聞上譴曰皆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
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揚子運數言事多

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己非吾心
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言
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
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
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
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億甚宜弛利
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奔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
虛款屬我我分地三之非計也今羌席此劫它種以
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
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
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

也判三司鹽鐵句院 天子欲以為知制誥召試矣
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
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
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
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暮驗邪 上
令趣遣使還數論事 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
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
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略使丞相引公為判
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
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
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
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為言 公曰經

略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空虛無人之處乎是
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
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爾
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為
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
恩復官知秦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
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
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為姦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
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
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
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

成王既上世三十十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 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行之所著仙兔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為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

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於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輩生生三十五年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去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地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泊終
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
天啓予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
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
祖始遷福州之候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
吳越為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貞以威武軍
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潮
貴四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
方員外郎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

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倩等以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
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宰葬之地一時以來求
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福之候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
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為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
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候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
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
起家邵武再選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
寧海之從乃令烏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為尉氏
詠歌仁明無有壯釋移印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
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

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
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離堆之江豪右擅焉
君修堰渠始訕其專灌田爲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
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
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判法遂無逋租中書選君
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
作歲以獻逆戒荒萌召實集賢以爲校理當時名氏
簡在 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鋸募能拯溺民以不
漁發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爲橋南
江濟者免覆置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
時命捕立侍坐人不知蘇飢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
聞守政尤一兵智高整邊吏不時搏君書驛上焯有方

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可哉汝言予施河京以
東再執刑柄誅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平陰壽五十
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倩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
叔季惟長愈倩掾秀州敏有辭章緒由君恩郊杜齋
郎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慎善相君子四男有
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
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喜隆親篤
友遇物愛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
此官上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
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窺掩石在
下樞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
脩者爲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汹汹必脩不能自脫
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
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
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
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
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
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遂世權貴人更用事九年

之間再赦而石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郵萬里其
心恬然無有他慮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
剛者殆蘇君也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
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
之卒再成儀澗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
恐即譟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
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
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
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
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
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
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

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
皇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
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
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
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
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
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
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
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
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二人適進士會稽
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
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子其子某君揚州之江都東

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
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
不園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
誰對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立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某之銘

太子中舍流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
之五世而生公公諱某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
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夕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
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
判蘇州其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

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為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 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公歸怡怡聞為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感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為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為判官除門立弃官從公世以為孝將以其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秘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部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

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其德語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其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立鄉陸公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當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子男一人鎮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言女其二尚幼蕭氏故長沙人當季氏時遷江南或居爲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

主南劍將樂簿有銀治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稹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稹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稹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大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涪州賜緋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納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又知濠壽二州人縊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

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
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
書祠部郎中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旣去
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
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
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官中以私財爲佛寺
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旣老矣終不
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
然雖田宅何足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其甚
悉意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其同時中進士第女
二人皆已嫁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柎留矣世窮又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
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事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
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
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
父諱盱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
終 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
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藝閱之終篇而屢歎葛
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
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
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
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

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可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息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縻縻皆有文學縻許州臨潁縣主簿縻鄧州穰縣主簿縻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爲人尤不效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

德又將何求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一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三

墓誌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內翰沈公墓誌銘

王深父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郎中刁君墓誌銘

王會之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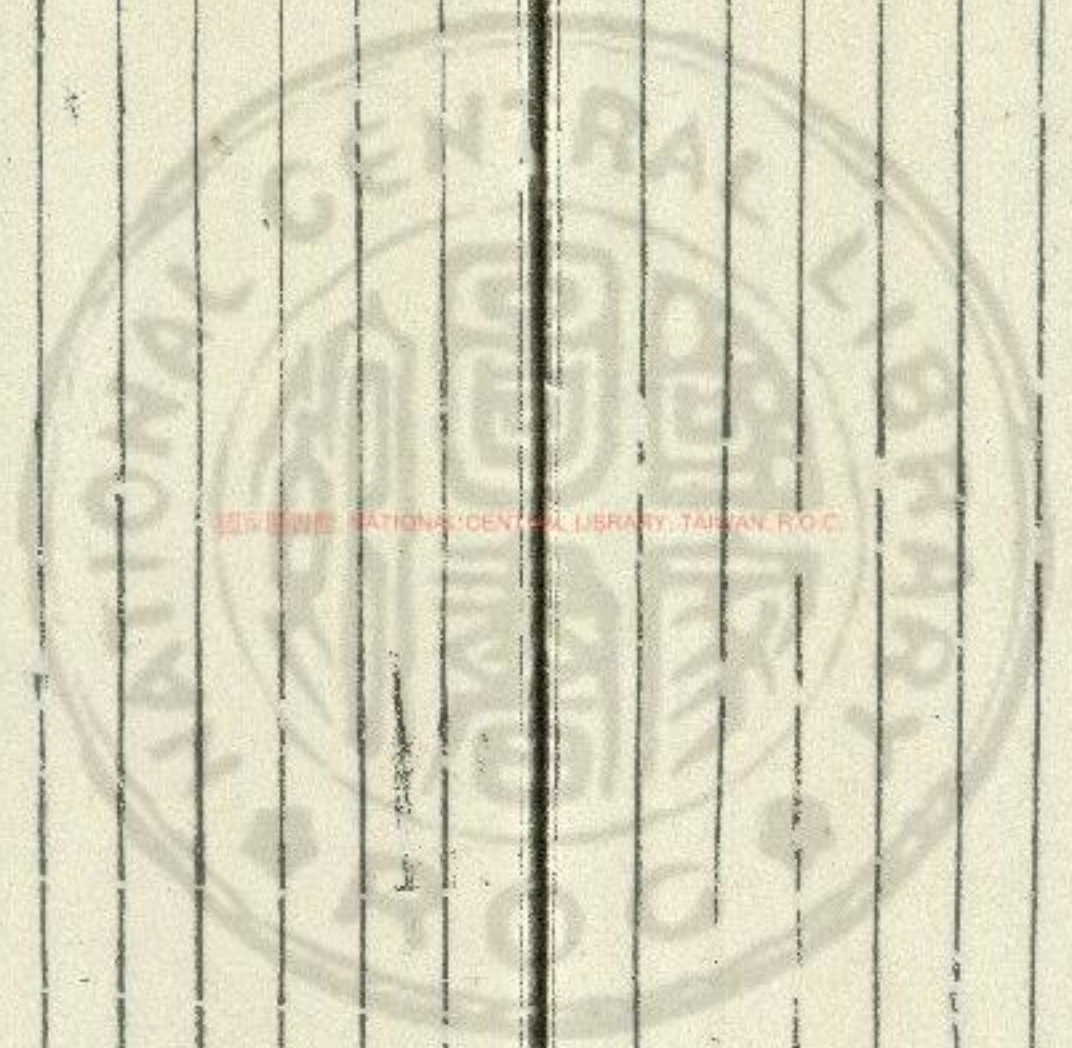
推官蕭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推官陳君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曲是其世出有公
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 太宗 眞宗
世爲名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
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還改
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
眞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
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
玉山公不與即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
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
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
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 男
六人 畢華年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
第二除大理評事適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
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
果可以有為也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
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
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
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
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
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
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鉅治姦黨所禁無不改崇獎賢
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
旬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

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倉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譁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辭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

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

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書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一酬於人而今死矣其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徂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歎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

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柩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白土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 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仕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璿守其縣今次玘瓌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

梁昱餘未嫁銘曰

乃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子孫有蔚有文君以祖茂
厥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于位徂相名原窵此新宮
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
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
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
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
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
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
為君求遷有命在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學知名於

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措以裨
師中分司遂致仕君博厚謹密事親左右不怠當官
廉實以敏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營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穀匪父匪
母匪子為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
道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
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羣
躡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為吏披姦發伏振摘利害
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詘蓋君有
以過人如此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矜以取通於

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
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
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
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
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
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
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
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
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
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
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
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
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仍二
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味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
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
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
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
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
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
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
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

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旣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橐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上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墓誌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殿直楊君墓誌銘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吳處士墓誌銘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蕭君
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
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為荆湖南路
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又以君為廣西
水陸計度轉運使方是時儂智高鬼兵誘聚中國亡
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尚皆不寤君獨憂此
以謂必為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
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書
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
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為寇則具以聞君曰
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顧今中國勢
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

之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首也就其能爭則蠻夷
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間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
遂絀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繕兵械修城郭以
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吳反邕
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
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
紛紛欲為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書
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居頃之遂復以為廣
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儂宗且反
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為之警諸將皆議置詔
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且遂釋兵服以為
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尚書刑部郎中

以集賢殿修撰再任會稽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為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永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東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開闔斂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

日卒於家初娶龐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吏推官前死河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又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龔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尚幼也孫男女十八人蕭氏故長沙人石曾祖諱處鈞當湖南馬氏時為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為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至光祿卿君之疾革也出其妻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尚二百餘篇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新喻安和鄉長宜里佛子岡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貴厥趾蕭宗以殖致功蠻方
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慝不讓退安一州
既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
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
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
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
無坐用舉者爲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
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
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
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

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
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兵員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
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二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
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
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
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
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
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
不能著寢君即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
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
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
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

幼相携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觀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之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

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尚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浮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之斷而得久茲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徵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

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通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學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一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廿公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去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左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開塞其大志

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坊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留力五人處當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既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墓曰公闔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閩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茫洋演迤小大畢浮昌蹇于行使止一州庶其渙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揚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詡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

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
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傳畏君勇悉還
走險其首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
其首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戮其衆以歸 天子賞世
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君曾祖諱淵祖諱君
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
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
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
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邠州武
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
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
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曰

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
顧說恭公曰吾士卒情之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歐之
以入不測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
而已恭公默然而其後兵果不得出自是君亦老矣
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
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恕愛物遇人謙謹麻谿士卒
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
諸蠻蠻有嵩叙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
去不爲侵竊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
爲大理寺丞次闕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
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
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

于鄉彭陵原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
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怙其勇以不得死
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
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
援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
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
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當五代
時諸侯王僭悖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聞以
其方物取海上輸之 天子至 宋受命欲一天下
吳越王即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 天子受其
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
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
者比比出焉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
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
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
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

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
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
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在廣西四
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舉
之當是時儂智高爲姦數擾邊吏邊吏莫能抗諸州
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

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
誣三官監饒州酒居父之稍復遷至內殿崇寧廣德
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
矣以三月某甲子卒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
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
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
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
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
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叙次使歸而鑱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
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
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
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
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
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賦性省器皆不
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饗之者已祭未嘗不悲
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
人以我爲憂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
申舟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
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
年七十八其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
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
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

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子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旣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與世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尚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尚書刑部郎中兩浙轉運使君以廢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求強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鄆縣今用薦者監蘄州石橋茶場鎖廳應進士舉中其科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父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

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益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君少力學問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超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為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蘄故其葬也從劉氏於蘄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恭惠敏明文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蹟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嗇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偉墓誌銘

君仲二諱訥字樸翁河南濟寧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柞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呼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兼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為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為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兗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
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
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
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
之學當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其計不過攻守而
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邇博德允元而
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差
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
國安富尊強之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
屈宜以有所負之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
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朱
卿之女三男子伯一爲太常博士次伯道伯同爲進
士三女子嫁梁中丞任康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
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
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簡翔其德音而躋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與父以
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
未飯其夫婦必尚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
必尚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
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
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兄弟有過則

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
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
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
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
聲效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
所絀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絀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
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甚謂其父
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末誌以
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
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一月十二
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石村父墓之域中文謚偃
亦有行義用文葬仕經諱不微尚書屯田員外郎嘗

祖諱英

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

楊氏生

适柱堯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云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墓誌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向公墓誌銘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縣令陳君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



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
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
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
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
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方之議與科
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
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
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
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
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
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 天子欲
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

二十餘人不用

曰吾

而為是 不可

即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

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今

遂卒始公尚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

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

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佗日從者以為言於是又稱其

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

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

其說實唐貞孝公舉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

為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闈人

光祿君方潔勤審下賢好學人以為君子之子焉自

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
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
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
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
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字兄濼遂留家海
浦子紳孫韶公祖考于東四傳弗其世耀藏仁厥家以
賚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鄉追公至心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
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以書郎知洪州之
墨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置大臣欲有所

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

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邪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衮臣景德六年以開封後儀進士
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
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
於審官爲監黃州岐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
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
知而安哀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
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

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
至光祿卿勲至上柱國賜緋魚袋公通訓詁工篆隸
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為詩其在高郵歲大饑以便宜
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鄰人
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
而州縣若此壅之何也即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
公至則御之以簡姦吏惡民顧不得有為至相戒而
去公奉寡嫂育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為郎中先任
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名幼失
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顧言以名御名聞名御
由此補郊社齊郎蓋其為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
略於養已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曾祖諱同章始

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鑑光祿寺丞父諱中正
為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
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夜改直昭文在兩館
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為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
為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真宗之初而葬
沒儀浚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
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寧村公元配清河張氏
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
誦尚書屯田員外郎誦早世請太廟室長女子九人
嬀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已湖州德清縣令郭真卿
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稱榮州錄事參軍張
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泰寧軍節度

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勗及公之葬也以公子
謀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游縣
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
吏部侍郎銘曰

向宗華陽世實京兆東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向公
有美有相不術不求卒為主璋考翼在上公承在下
為此幽官亦沒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傳

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
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
管城縣簿用舉者為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

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
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公以文行有聲
州鄉其志氣甚大既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仕意

之乃起佐管城所為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
妖人為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德之有以妖人
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為妖州捕之君

其無罪即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揔役者

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筭公縣人公
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揔役者亦不敢

所而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携
思慕久之不怠蓋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
可愧其仁心尤至既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

曰於鄴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
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
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終以田歸主如公戒公曾祖
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
郎知邛州父諱珏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
公始爲進士而公子亦皆爲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
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
死兵部君以才德爲世名人嘗爲諫官以言事不合
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
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義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
氏祔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
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沒夫人
弟受治裝爲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斯服仁世守
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機推藏沉淹以
滌浚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
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寧

尚書度支員外郎郭公墓誌銘

公諱維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歲爲秦州
司理調秦員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滙私丁母
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
輒傳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
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旣去民思之相與
繪公像祠焉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明肅

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爲公憚公至則拔根摘節不瀆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肅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我繇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爲遨嬉浮沉者或按一吏則交議群詆以爲暴刻生事日浸月積而民敝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治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以聲威聞而所

至即有惠愛某嘗羈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烏江縣尉聰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爽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

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孰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
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
志不時盡既奮既材天奚弗憇刻銘在幽來者之哉

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尚書刑
部侍郎王公之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
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
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周公諱文亮字昭
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
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
夫之兄曰

生紳紳生韶韶生公四世咸爲縣令

已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

為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
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為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為太常博士
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為監察御史
又以為殿中侍御史遂為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為言
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為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
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
還臺為右司諫知諫院又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
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為辨治論
議條曾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
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

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
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
遂無事及為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
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為也嘉祐二年君以
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為尚書吏部員外郎直
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
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為其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
夫人某縣石鄭氏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
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子善子常愛其智
略以為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
幸早世不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尚賢任智之弊而
操成法以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

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
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為死而
不朽乃為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生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
禦者兮後六日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為哀哀煢煢
兮孰慰其心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主余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重下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
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
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
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
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

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名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讖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過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日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申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滁州全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嗟乎既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兮窆土以爲宮聚封其上兮爲記無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負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六

墓誌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公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負外郎邵君墓誌銘

馬漢臣墓誌銘

主簿蕭君墓誌銘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郎中周公墓誌銘

侍禁周君墓誌銘

參軍周君墓誌銘

負外郎周君墓誌銘

郎中晁君墓誌銘

郎中葛公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為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龍君泮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仁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

於嗣宗曰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為長者
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
公勅牒裂燒之公為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
後陵公者為留蜀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
受詔舉京官彼今為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
怨之謂哉且言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
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
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已而提點刑獄淮
南兼勸農事公於為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為急
按渠陂之故訪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十頃
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當是時丁
謂為宰相先言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

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
父之公所任去亦不有職坐即絀公監池州順安鎮酒
稅會今上即位移滁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
罪徙南方論盡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
矣享年六十一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
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
塋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揚子縣萬寧鄉銅山之原公
子六人於是右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
其四人皆已亡曰某開封士曹叅軍曰某楚州寶應
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
右諫議大夫其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
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
皆尚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
所聞如是蓋足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妥其禰祖孰強而勝
孰忌以爭乎下恭寬在室而亨疑疑之節因時乃發
曰黜予咎匪仇子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寘銘新基
維以長存

胡某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二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
問弔故則喪廿六天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
居數月語吾某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
于海旁願有訶也父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
四方不得所以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

銘之藏之墓中可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子歎曰審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以斷即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與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宅不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廿六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為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以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既國燕廿六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為邵氏今有田田一丹陽者獨為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

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為破貲聚留師實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飭為名而有譽於為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為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為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眾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附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乘於朝葬於里厥嬪附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

馬漢臣墓誌銘

合淝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臯爲江東撥發實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酒色其相語以褻私侈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踈金錢急人險難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子予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寤遂自挫刻務以入禮法從予學作進士旣數月其辭章燦然充其科者也漢臣長予四年予兄弟視之漢臣視予則師弟子如也嘗助予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月病死時予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因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霽方李氏有江南為洪之武寧令於君為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為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既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為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祭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為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塋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第交君子文人行也

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子以故請銘銘者所以
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為銘銘曰

韓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脩不苟

為康圖銘壙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緝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
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君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
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秘書省校書郎守
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秘書丞年三十
三以治平元年十二月庚申卒妻尹氏生男女四人

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龍
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縉氏君六世祖仕吳越故自陳
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
為穰人而今以君祔葬君於念不伎於欲不求雖學
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
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
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為之出涕也然君文學
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
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
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為息嗟叔方剛何惕之亟
昭昭者逝嶷嶷者藏為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掌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公諱嘉正字榦之少與其兄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慮其材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州又知濠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

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蒙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泰州司法叅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墓考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女美縣君錢氏附縣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今聞實維女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已方飛方于夫

既斃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
其前作爲銘詩
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諸銘

君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
父諱述祕書丞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尚書刑
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浮譚
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
候大臣曰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邊乃
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人兩界上爲群盜
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補斬之自是
也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
使不卽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

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詰坐是監廣州清遠縣鹽
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它吏方習爲姦昧事而君
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
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
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旣得疾於興
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
也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
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貫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
洵洵瀝瀝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臯史堪德安鄭汾
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
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
人祔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
威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秦州司法叅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
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始葬秦州之北原而子孫遂
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
楚州司戶叅軍又爲秦州司法叅軍皆有能名明道
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
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
其后孤渙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
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觀而以嘉祐
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北銘曰

維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獲醜錫吉命曰維孝子
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
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
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杭州錢唐二縣內行
敏能爲政壹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
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
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
四十有四曾祖諱述故郢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
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
右侍禁贈右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

五人釋種扶耨稼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躡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取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爲銘曰

晁望潁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干家徒鉅野縣碑時難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

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立墓佞令中書爲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曠政易君仕初從容調聊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攝按察擾獄夙如我謀君不爲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愛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滁擢丞大理汝州郊城來知縣事富姓賕吏寓田勢家役煩且窘中戶愁嗟君哀僞券應手即辨寔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冢入郭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劫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迄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

里閭宴行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厨傳費劇輸之殆貧
君曰閔哉責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絀其數遷官博士
去領開州大業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
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鑿教以餌藥
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晡飲酒閒暇
英宗纂極負外子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 天子
恩始正郎位攝舒著年條教逾肆殍來鄰邦賑使無
僵扶携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樅陽
河避羅刹石折洄口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箒舟無危
行人幸是為曠數十載趨令驪呼無有稚艾孤山馬
當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
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
王識者歎于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永康君譔惟四
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
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為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
贅范胡二壻純粹僧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行
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
爭祿嗣族端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
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衰履走
沐掇其緒餘以質幽窹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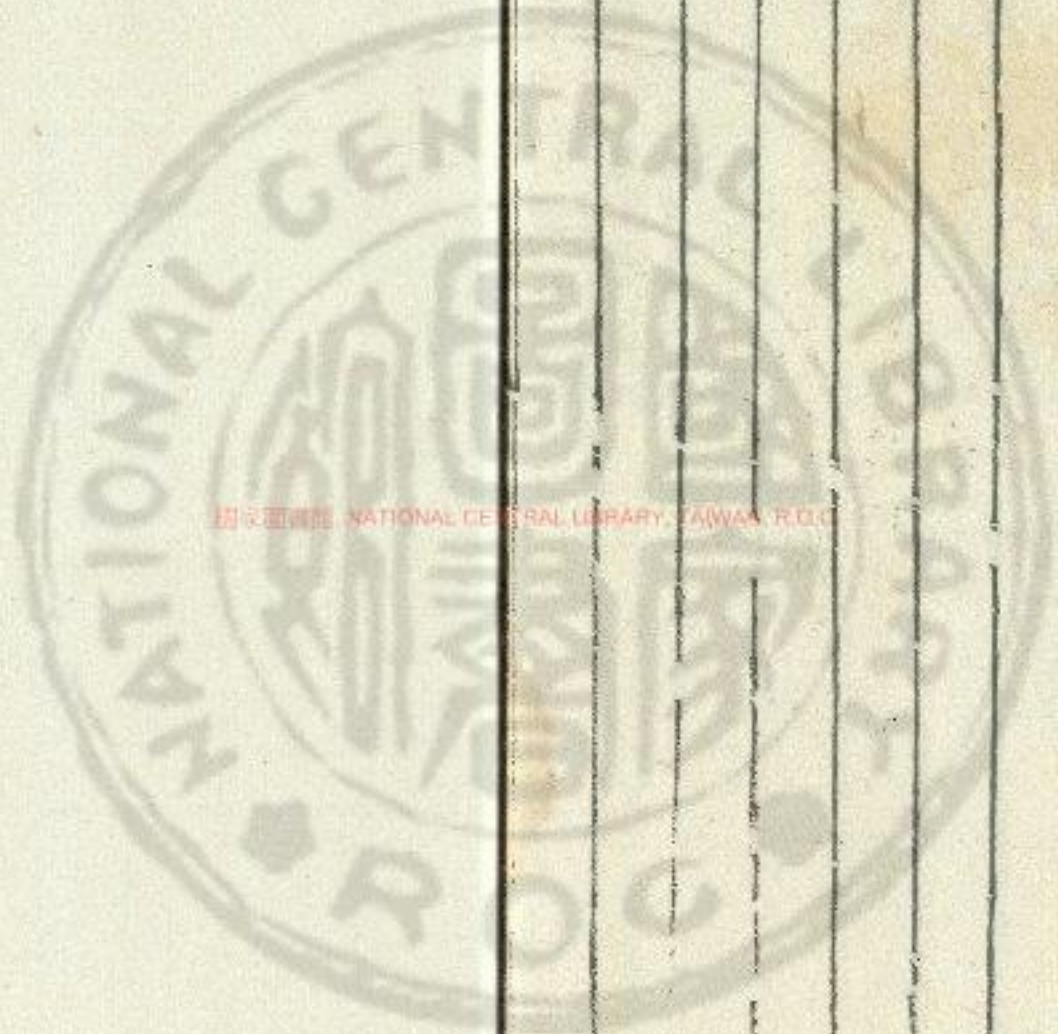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
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六考也過大考也旺累贈
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

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芻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而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

往不能如狀窮 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

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民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聞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

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
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
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
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
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
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
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
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
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祔以葬者公
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
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
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墓誌

王逢原墓誌銘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郎中劉君墓誌銘

運使李君墓誌銘

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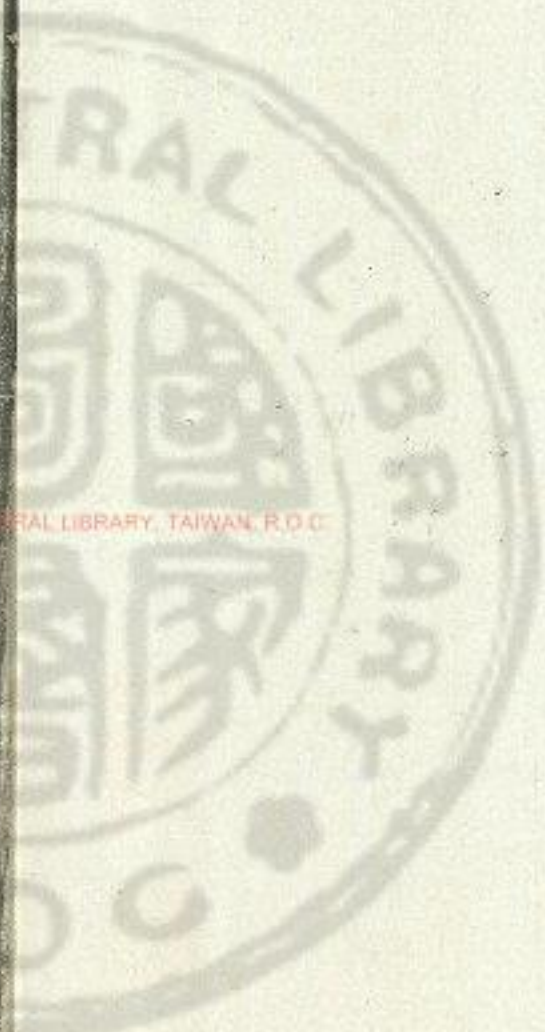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致仕周公墓誌銘

張常勝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宜持敬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



呼道之不行邪豈持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存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已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楊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子之賢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子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子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子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

嗚呼今弃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謹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實爾畜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畜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直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劍祖易從父五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

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佐

者及兩制以御

扎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
籍取兒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之而治其餘一以仁
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
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孫承校史記前後漢
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
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嘗罷矣又留爲國
子監丞講讀七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
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
魚坐考鑠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
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宜侍講禁中
方召而公以謫去久之會明之恩召還同判尚書刑
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上書公獨視法如何不
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
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
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
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
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復
爲開封府推官當隨尹奏事 仁宗問大辟幾何且
以慎刑愛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勅者重於編勅而當
改者數事 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
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
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賂御
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龐不侮也清貺坐杖配
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布宰相指故杖清貺

殺之滅口 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
知太平州初清貺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
未幾 仁宗即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
獄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課為天下第一
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 遂為三司戶部判官求
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
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為政而州無事
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
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穎汝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
給食遺去去者率錢買香爇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
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而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
隳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一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

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薄暮與爭門乃
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
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 今上即位遷司封賜金紫
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孫氏世為廣
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寡欲分財以義
譬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
軍揚子故今為真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
子又卒為富姓為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
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心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
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二當是時以文學
稱天下及仕號為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
不以為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初娶莊

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
湜澄泳淵淑湘早卒湊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
州寶應主簿洙祕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
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
月十六日葬公湯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
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
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

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
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一月某日葬真

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意
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抗
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
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 太宗時嘗
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
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
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
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
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
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
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
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

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謗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願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論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

留守稱其能雖府亭往往咨君計策不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入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推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

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徒倉便輸
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賦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
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立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
物皆荆南上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
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
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
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
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
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
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
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寬字伯強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
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
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
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
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
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
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
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
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
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
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

人曰是嘗泣我矣不待至而服未幾移潤州不赴改
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
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
奔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
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為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
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
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備尉
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
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服除久
之尚不忍去墓所詔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
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備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
乃多治船設賞罰而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

十四員為額待攝官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賦吏君
第其課為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賦吏由此始二
廣使者故不以春更出會有詔闕邊卒君即出道遇
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初李氏
既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
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
德義為南人所慕尹既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為
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并能自顯其
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茲不可知目所指取必
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
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
百人後多知名云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

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渭夫試秘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晬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奔閩徂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晨一丘薨茲鉏疆以殖善業均之利澤深蔭平糶乃登祿實尚鑄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親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問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樂昌無爲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 今上即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

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尚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支行從余遊故與爲銘銘曰
斬曠平窳幽密工相方史誦只於惟君考此室猶其永寧尚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

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尚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尚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尚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即

興元府君尚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治
滌淳湜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
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璠試將作監主簿孫繼
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
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
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燭而昌艱難徂遷
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尚多顯服
君勸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寶初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
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

之汝陽唐末遇亂於光祿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
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
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家皇考
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始以進士起至尚書屯田郎
中求監池之永豐監遂致仕已而 今天子大享明
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嘗令岳之伉江壽之霍丘池
之建德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
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
蓬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
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
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諭公見執政公
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

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
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
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
爲之誡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
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
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
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
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
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

子從父妹也故君從子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
考銘以哀之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七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負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錄事墓誌銘

郡公宗辯墓誌銘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二

墓誌

御史王公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致仕王君墓誌銘

負外郎張君墓誌銘

謝景回墓誌銘

參軍杜君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南京沈公墓誌銘

吳錄事墓誌銘

郡公宗辯墓誌銘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華陰侯仲胤墓誌銘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將軍仲真墓誌銘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

天子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

王公為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為戶部判官又一

年遷之為言事御史項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

其家以不起聞 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

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敕有司

與賻蓋 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自公舉進士時

己能力學尚

術游於江淮之南為學者所

至為許州法曹參

則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

當死賴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

之扶溝遂遷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

第不敢侵其而薦者以十數歲當遷府推官惡不

持其奏不肯書欲誥公請已公故不誥推官度

無可奈何乃卒任公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已而

進秘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為審刑詳議

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

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徭蠻不如撫而降

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

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

已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耻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為養老頌以諷尼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為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為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亦不能言者每承上間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為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尚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既行內修其大者為世所稱至其施於小

亦皆敏而盡力顧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槩足以知公矣公諱某字某其先為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雄為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官學不絕為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頗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福之候官曰本河南人姓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廷簡當閩王審知時被署為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取邑里姚氏女生公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巖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回向固同岡比皆為士其文學

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
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
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頤之
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回之友臨
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閩四世
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身歸忠于君播惠在毗
配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以不名謂公有後
其豈公獨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
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
自擢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
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
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
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紀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
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
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
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
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
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
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
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其
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持

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爲葬先生於堯山郡官之
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
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
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
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
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
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
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
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
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徒
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猶多
於後世乃至於今其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
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
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
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
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
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閣門
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秦寧軍節度副使考諱
奉諱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
因獻其所藏書祕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
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淮南東路都
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
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其
原以後夫人劉氏祔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
記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
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為膠漆一欲以不直
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為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
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為障歲省卒二十一萬七
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
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為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一
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亦其利者也 宋興百年大

定於 太宗至 眞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
無為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
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
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圓獨方用非其時卒
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
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
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為進士女二人嫁
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為君僚而與其
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羸吾與之為抗羸者惴惴吾與之為讓卒羸
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必貫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
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
洵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寶弗任考曰延
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
祇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
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
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
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
磨勘遷侍御史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
嫚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請請求者又論不當
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仁宗旨以爲然君之爲吏也

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丁又能舉其職方是
時爲御史者技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恥以彈治
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
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薨于山至是
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附施氏生一子稚恭
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汝孫大正

鈞今尚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執刀財利能廉
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郭而召後
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至恨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一視利在前
躡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之次有銘書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使掌書記諱
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
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終也日之少子也
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二十九所爲文
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
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也四兄以八年
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壟原之兆一而臨川王某
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
毀之用不旣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真州司法金軍杜君墓誌銘

真州司法京兆杜漢海一叔年三十七以台 祐四年四

月辛酉卒子男某尚穉自將以下合其財以葬於北
城之野而留其孥以處杜氏世占永 坪之博野父詢
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十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
少實慶曆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猗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遠宅 以藏是生司法
以節自強頌而陽陽翼翼而才其生 懷死矣皆傷
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曰祥後有子孫
旣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一失至論前世
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其可聽也嘗所讀
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

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
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
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
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
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
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
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
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一何悲耶銘

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
獨成之難幽以折厥命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昔卒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
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尚書之
兆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
以請予論次其書曰沈氏自沈子逞以身屬社稷書
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
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為錢塘人大王父某
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
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位由長子同及公贈兵
部尚書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為進士起
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為丞監蘇州酒
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
州由蘇州為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為聽居

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呂爲公自紬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即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親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法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擯有松有鬱其岡不阨不騫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養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任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蘄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壽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厥修父母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人不勝憂也義不忍貲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

為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頗
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
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晏脩
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今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孳
孳鄉人又以為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
桐栢縣淮源鄉實李祐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滎陽郡

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為魏恭憲王考諱允
升太師平陽郡王諡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歲
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元弟好讀書不食晝夜嘗
獻所為文得試學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遷官而

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
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蓄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
振人之疾其惻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
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
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夫
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
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
黎州團練使仲綰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瑛右
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絨右千牛衛將軍仲沂右
監門率府率仲瑄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
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

尚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倚歟賢公蕃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貴明德能不外勤維家之飭厥承詵詵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窀穸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迴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侉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

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厓墓誌銘

公諱仲厓字子厚濮國公宗樸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改右武衛大將軍領推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為不視朝一曰內出司賓祭弔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主而秀麗長而聰

敏於宗室爲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爲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濮世封實承安懿公緒厥慶尚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

銘

公諱宗述字子著韓恭懿王諱元偓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右侍禁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隰州團練使維州嘉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 上幸其第奠哭

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譎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爲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璆仲倬仲誘仲死仲疇仲璆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差

右千牛衛將軍仲其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五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

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殪今爲右監門率
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
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
懿王諱德昭爲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爲考君母曰
渤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辰之孫娶
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
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
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
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 同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

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難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八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墓誌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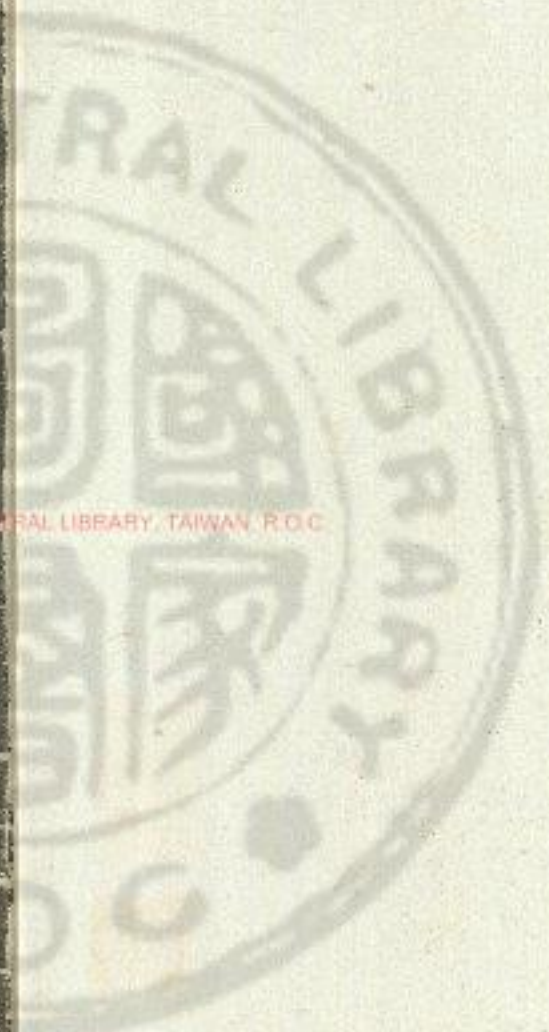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

君李氏墓誌銘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
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
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公之夫人太常
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一十三卒後五
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
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
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
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
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
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
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
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
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
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
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
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

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賓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八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就中存中方中闕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愠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悲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不懈承其夫以順

勸其子以善而況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懷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艱艱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借我鮪背子祈以盡溫清之愛美命之疇使棄弗違維前之祥德則弗護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貴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

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
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
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
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
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
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
然眎子慈眎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
有問之曰順為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
靡靡然為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為女與婦其傳而
至於沒與為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踈近
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為女婦
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

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
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
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願愉愉教隳弗行婦妾棄夫趨為元厲
勵之顛愚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
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

銘并序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縑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
守臨川王其王其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
子孫必為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為之辭越國而求
銘子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

也釋其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於是爲之序曰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朝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顛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

人有馴德淑行協于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母其孽孛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也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和二州推官隣里歎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君之弟子字及進士第乃喜曰吾似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與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問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硯開封府雍丘尉規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硯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君為婦而婦為妻而妻為母而母為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間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治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為誌如此弟安上

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餘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為鄭州新鄭尉公輔為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冶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叙曰蔣氏常之宜與人世以財築其鄉而其族人以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鳩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已既其子宮於朝豐顯矣里巷

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
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紉縫之
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
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
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
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
七人皆幼女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
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
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昂哉其興
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名約繼室余君諱楚有
子四人其二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
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
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
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
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窶
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
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翼尉宿松
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
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
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合然
一時丈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祭夫人乎於其葬臨

川王其銘曰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筮葬母瘞銘斯石子聞余姓
母氏惟陳瑩瑩其行婉婉其仁吾祿有終名則不泯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
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
季父文肅公稱其智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
歸隴西李某爲其官以後生三男皆進士某某官其
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其次嫁某官某處
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
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
喪哀雁事齋飭卑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

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
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去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祗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
我敏爲之誰爲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
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
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
考銘曰

魏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
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
賜邑用書象首錦褰孝祗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

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訓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為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襄縣君九封而為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令妻其卒有子為

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為國子博士嗣恭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為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榮諲為尚書刑部郎中韓縝為侍御史晁仲綽為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為殿中丞王儼為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嫡姓氏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為君夫人公旣樹靈以相為伯帝曰嗚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

出書五色珠首金葩襃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
有盈不侈致好内外具宜福履伴仁鳴鳩以母諸子
歲時振振爲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
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婉考終得願
作詩并藏爲識新窰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
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
方員外郎直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
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
爲臨川人至李氏國險而史館君歸仕於 皇朝子
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爲河南人焉夫人以祥符

八年歸嬪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
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
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
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爲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
爲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爲祕書省著作佐郎開
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
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
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
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
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奩中物以助施族人游
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愠色治諸子有節法
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或以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

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兮又順以祥來配君子兮是生三良以才自致兮名聲之揚慶暨諸孫兮學問文章象服命書兮寵祿方將氣竟天游兮體鬼在牀往營新宮兮疑洛之陽作詩幽石兮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况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間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

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

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

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

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山而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

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

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

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

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

迥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

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

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

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

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續也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
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其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詵
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
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

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
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尚
書令秦國文和公遵之孫仕備庫使贈安武軍節
度使端憲之子是為一接右衛大將軍黎州刺史
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外親孫治平四年年二十

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

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續皇宗
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
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
諱霖為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
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
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為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
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
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為信嗚呼可謂賢矣夫人生

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
郎召為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
十四以其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
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
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墓誌

鄭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三男子伯曰舜卿季曰昌言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
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
郎召為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
十四以其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
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偕老祿養卒齒
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九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

墓誌

鄭女墓誌銘

太君羅氏墓誌銘

縣君王氏墓誌銘

太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墓誌銘

郡君翟氏墓誌銘

郡君齊氏墓誌銘

郡君劉氏墓誌銘

太君徐氏墓誌銘

縣君陳氏墓誌銘

王夫人墓誌銘

縣君康氏墓誌銘

太君李氏墓誌銘

縣君武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墓誌銘

鄭女墓誌銘

鄭女者知鄭縣事臨川王墓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患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陵

君諱某之妻比部員外郎■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傳殿中丞樞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事皇姑蕭氏頓焉諸妯慕其所為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准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
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
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
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
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為郎尚書而多以材
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為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
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為大理
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
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
材能為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為
郵者以夫人為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
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

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其其女六人

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夫人卒銘曰

錫錫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初以迄休成維王淑女
順婦慈母內誥尊卑燕及婚友錦繡象軸告命之華
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第祿以寵服嗚呼其祖
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

商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

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孝友忠信鄉里稱

為長者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

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

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上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且為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芮祕書丞贊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贊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為濠州司戶參軍於是贊蕃皆已卒芮家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其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為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閱觀博考乃士之常荷歟夫人學問明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子往孰與比儕嗚呼公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等年等女子等傅士方為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與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已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永永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上先人行也而又鞏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為夫人之子葬

夫人於此於感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并序

尚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鄆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清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葭萌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為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離上下順合自皇舅尚書公以才為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亨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于京師享年五十七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主客

有異狀焉 上所禮以夫人父疾請於 上留主客

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醫治夫人無所不為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迴泰州軍事判官曰遼將作監主簿監壽州酒曰邀漳州漳浦縣主簿曰迨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祕書省著作佐郎顏廩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當 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為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 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

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既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于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周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齊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盛與夷彼暴而興亦適其沮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挺挺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若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

著作佐郎陟

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

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闔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齊氏祁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

其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
兄浹弟憚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
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
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
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為大家爵祿寵光
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言以告齊終齊終有始
自其為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費之夫人同縣劉氏
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為
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必貴故歸以其子夫

人之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
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為當 仁宗時以御
史見聽用闕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為
同安郡君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
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為尚書都官員
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廷公之告老詔以
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
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祗順飭來嬪王宗時勣其德公榮在朝
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為大家自我承翼
有田有廬借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
北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饒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爲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女二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于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敏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

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 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鄰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 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讓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

進之不思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
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
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
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
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
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
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閭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於此塞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
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
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澥而周君卒
後十八年子濤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
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濤等護其喪
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
之兆夫人心壯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疎
皆有恩意而於人終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祇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
秋方胥有家裕厥修不永於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歎
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

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閣

門祇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衛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為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令一子優為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病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為女子以至於為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塋河南永安銘曰
茫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為之幽宮覆以新壤魂浮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尚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渤狀其母授息絕使來求銘以塋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弟士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門官至太子太師夫人

柔順靜專俯仰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為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賁之妻年二十有二生渤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官學婦其女為士妻孫曾說誥饋祀裕如鄉人婦高稱護嘆息治平三年渤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於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塋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渤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昇之陽慶既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擗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馬故妻永嘉縣君武氏

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馬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
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贈尚書工部
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塋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
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粲兮容車之皖兮歸于陵陂哀歌以相挽兮
摘銘壙石識幽以告遠兮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
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
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一部員外郎諱昭之

孫以祥符九年薨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
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
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附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
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猶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
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
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
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
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
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饘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
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
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
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其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時兮窈其為德婉有儀兮命玄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兮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相祭配祇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百